東都事畧

傳四十二之六

十

漢書門 類 二二二三號 八九函 一四架 二〇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二二二三號 二〇冊 六六函 四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223	
冊數	20（ 10）	
函號	286	16

別史

新刊納本

共二十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政府圖書
内閣文庫
淺草文庫

東都事畧卷第五十九上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蘇州祖贊時仕錢氏爲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仲淹二歳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說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爲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及終喪乃歸宗易今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爲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

也殊從之遂用爲祕閣校理章獻明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
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
親于内則有家人禮今稱觴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
損威不可爲後世法殊謂仲淹曰此豈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
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爲知已羞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爲
罪乎殊慚無以應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以爲陛下擁扶聖躬
聽斷大政日月特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陛下保慶
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遂出通判河中府
久之仁宗記其忠召爲右司諫章獻崩言事者希旨多言章獻時
事仲淹諫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章獻有遺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
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

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由是罷
其冊命歲饑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之絶民有食烏昧草
者擷草以進請示六宮貴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會郭皇后
廢仲淹上書諫不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閤諫仁
宗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
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
前世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奈何更勸之效昏君所
爲豈不爲聖明之累乎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詔
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無所避知開
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
無事有希文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難則居洛太
平乃都汴今洛宮本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修之又言古之治亂

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
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如此可以
爲公可以爲私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
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
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呂夷簡
夷簡以爲仲淹離閒君臣至交論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
疏言仲淹嘗言陛下母子夫婦之閒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大臣
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
請從降黜歐陽修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若訥繳奏之靖等
悉坐貶當時謂之四賢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潤越二州
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
爲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

守東西四百里無藩籬人心危恐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析州兵
爲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爲法賊聞之
苐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雍也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墾田二
千頃復承平永平廢砦屬羌歸業者數萬戸時議諸路進討獨仲
淹固守鄜延不從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
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令去僭號告以逆順成敗
之說甚辯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坐
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慶州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
經畧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仁宗報之曰閱所奏二策思
慮精密矣然將帥士卒累衂氣未甚振若幸於或勝恐非良謀備
有克獲又煩守備若乃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斥候制其奔衝

俟時而動庶以養鋭持久卿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心并力互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又言西戎背德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者之議卒不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則請復諸砦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至攻其近則利亦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隔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爲牽制之策以沮賊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臣前常遣人入界通往來

之問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論議歲年之閒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仁宗嘉其議慶歷二年改邠州觀察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逼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爲不可及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盧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

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去而人德之與其守法不敢變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羣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於是

歡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召拜樞密副使頃之與韓琦出巡邊爲陝西宣撫使未行改參知政事而以琦代使陝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聞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仲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無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放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仁宗方鋭意政事仲淹每進見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天下

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令屢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旣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悅因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學士知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戸部侍郎徙青州疾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姑蘇之范皆疏屬而置義莊以周急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爲耻下至里巷及夷狄皆知其名字鄧慶之民與屬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仁宗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佑有行義以疾廢於家

臣偁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其爲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無易此書者得非致君謀國之畧素已定於胷中與石介頌之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是誠知言哉

東都事畧卷第五十九上終

東都事畧卷第五十九下

列傳四十二下

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爲政有惠愛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䘏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受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敕家

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壽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更純仁言驟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問何謂圖不見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怨者是也又論富弼在相位不當以疾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錢顗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純仁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今在廷阿附者已衆奈何更以法驅之益指切安石神宗察其忠竟弗下而純仁闔門請去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純仁又申中書以爲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中書以狀進又落修起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見神宗問純仁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任不許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种詁誣訟純仁挾情變獄詔移獄北郡出御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得去獄成純仁坐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

東都事略 卷五十九 十二

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后共政司馬光入朝首改差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爲光言之是時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易十縑事皆施行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純仁爲救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實繫國體宣仁后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

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爲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爲詩上之爲謗訕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爲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眞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責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

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擧用正直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
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執事議蔡確責
命地太師文彦博欲置之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
荊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與
純仁相協純仁與存上前論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
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
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確卒貶新州純仁亦
力求罷乃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逾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夏
人犯邊純仁自劾有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再徙潁昌召還復拜
右僕射純仁前爲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純仁
以爲壅之使高必難成功朝廷爲出近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
止純仁既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能易前說

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入力爲之敝純仁
以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純
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宣仁后寢疾一日召純仁
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
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
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哲宗親政純仁因勸哲宗遴擇執政臺諫且
言仁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
人哲宗嘉納之蘇轍以論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爲言哲宗怒擬非
其倫貶汝州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詞
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意稍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
至是乃服時士大夫觀望多詆元祐之政純仁言章獻明肅皇后
崩仁宗以言者多斥垂簾時事下詔禁止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

薄俗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約一遵仁宗故事全臺言蘇轍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命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於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用事呂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

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盛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先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方倚爲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潁昌里第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純仁爲

非泰以下八字義不安

恨而純仁臨終亦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也口占遺表有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常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閒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傅會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爲非純仁意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初蔡京欲結后戚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爲開封尉往按視其地以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贖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其後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純禮字彝叟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稍遷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戸部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荊浙等路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中書省銀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敕謂耒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爲一時爲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

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
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寛之爲患邪除禮部尚書遂拜尚書右丞
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内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
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
黨及罷黜不附已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
也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二府
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罷知潁
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試少府監分司
南京徐州居住又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
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儒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
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擢陝西轉運判官歴副使

進直龍圖閣爲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
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
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
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疆葭蘆浮圖
米脂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卨在延州純粹在慶州
以爲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而以
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是時兄純仁以書與
純粹論邊事云大略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
鬬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非也入
爲戸部侍郎出知延安府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
地爲非降直龍圖閣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方經畧西羌乃
改純粹知鄧州河南府滑州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徽宗即

位起知信州復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鄂州居住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擧太淸宮復徽猷閣待制俄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聰明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爲帥端重有體閒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畧卷第五十九下終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擧進士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易捕其首斬之及緜漢相繼陷而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以安衆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于此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軍遷太常博士與修歷代君臣事迹遷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擧送宰相寇準素惡之出知吉州後爲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志盧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爲慚從知江陵府又知慶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之楊陳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王欽若素善從易常謂人

曰吾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見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爲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淸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侃後避眞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爲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擧進士眞宗時召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久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殿修撰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晉絳二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勢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靑州人也少聰警擧進士爲鳳翔觀察推官知臨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爲定王府記室參軍擢龍圖閣待

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創物大智聞天下常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作蓮花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學柳開見其所爲文而器之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太常丞修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今朝廷政令不專出上而後宮外戚恩澤日益蕃滋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以夷狄閒多内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爲卽誅之太暴非聖人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爲有名矣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有犯法抵死者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得自死偃以爲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以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月日之限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爲令嘗與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内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爲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爲永寧簿盛度守光

州池爲光山令大內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旣而光山爲諸邑先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爲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爲中貴人所沮乃出知耀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仁宗曰人皆耆進池獨耆退何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皇恐池曰長吏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鎭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爲文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爲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爲兩浙轉運使惡池捃摭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爲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婣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爲長者徙晉州卒年五十三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爲寧州推官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爲右正言上書請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使契丹虜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虜釁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恐其益慢中國故答以此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內

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閤請對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爲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泰州徙徐州兗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爲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爲道輔爲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僦郭贄舊宅宅近太廟而言者爲出入傳呼則神不寧詔令徙宅道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旣以士元事罷憤惋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宗翰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敕薦士皆以宗翰應

詔嘗爲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提點刑獄知蘄密陝揚洪兗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州至有以爵爲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爲言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于家庭而少連生舉服勤詞學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仍出其右當章獻皇后臨朝爲御史臺推直官上疏論戚里恩濫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爲通判天雄軍召入爲殿中侍御史郭皇后廢少連與諫臺官伏閤不得對孔道輔范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

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閤上疏而執政進説使臣等
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等蒙罰中外皆以爲非陛下之
意特宰執假天威以斷來者之説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
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
伏閤雪陸贄之枉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閤之事乎陛下
深惟道輔仲淹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
粹清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
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
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蓋大臣重
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以秉愛君
之心切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以

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爲陛下廓清氛祲蒙翳之累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
邦若然則修化者莫不自内而刑外也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晩
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傳降爲妃而離宮矣在外莫
知其過失無不驚歎且皇后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
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爲妃則臣僚之婦有小
過亦當廢爲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
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聖躬故修
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
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閒
一切如故臣未審在別館爲妃乎爲后乎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
后事陛下一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宸聽而臣下循默無

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豈虛言哉盍臣職有曠爾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內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以希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內援使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一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陛下凡舉事爲萬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願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絶非閒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賢院出爲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逾月爲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

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其卒也仁宗甚歎惜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爲楚州團練推官嘗知臨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陛下宜責躬修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爲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拔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爲郡者聽民自占既而多爲豪右所不便水利浸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爲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

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爲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耆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關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用寇準薦復召試爲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爲孝感其後修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嘗被近用已過分矣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

盜鐵禁不安禁字恐衍或云盜當作犯

封府爲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產家聚書萬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爲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爲文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爲兗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盜鐵禁者師民曰鄣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疎野其爲文章清麗緐縟而又詳練故事爲士大夫所稱子彥若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博覽善記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用大臣薦爲祕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僞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讞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劾奏得減死

賓王銜之因訟彦若不請郡坐謫監單州酒稅逾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宗廟薦新中秋用菱萌不經易以蒲白彦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據引經傳改從春獻除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元豊中召試中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彦若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祕書監哲宗即位為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擢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為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彦若與修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終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一

列傳四十四

張亢字公壽濮州人也舉進士為廣安軍判官嘗通判鎮戎軍亢言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為邊備又論西北攻守之計既而契丹聚兵幽涿聞遂擢如京使知安肅軍亢因言虜主孱而歳歉方藉金帛之賜特懼中國見伐而為此爾決不敢動元昊反為涇原鄜延路兵馬鈐轄徙并代都鈐轄是時夏人已破豊州圍府州亢解去屯琉璃堡縱遊騎擾邊麟府閉壘不敢出亢至命開關縱民出入時雖有禁卒數千皆畏怯無鬭志乃募役卒取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有以首級獻者亢以錦袍衣之禁卒慚始請效死亢度其可用命擊琉璃堡遂破之明年亢築建寧砦度夏人必至虎翼軍驍勇夏人所畏而萬勝軍疲怯夏人易之亢更其兩軍旗幟

夏人果出爭亟邀萬勝而先犯之遂大潰斬首二千餘級不逾月遂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鎭川五砦而麟府之路始通亢復奏以所通特一徑請更增並邊諸柵以安河外議未下會契丹渝盟徙知瀛州遷果州團練使除引進使爲并州副總管夏人與契丹戰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招討使亢知代州就總前議增築事不閱時諸砦成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卒萬人復知瀛州亢言城小而人衆請廣以東南關爲緩急備夏竦爲帥惡其不附已沮止其役然卒城之如亢議時契丹遣汎使僥求諸事沿邊皆警每遣諜者厚以金帛無吝惜亢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所白幾事也亢爲屏人問其事乃曰公用錢如糞土何故亢曰何與汝事曰公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慢罵久之弟子行首曰我非與公劇我之姊有女甚姝麗

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時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公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壻須紫竹鞭公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悉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費不訾唯高陽獨否徙知渭州領眉州防禦使轉運使奏亢擅減三郡郊賜物估直遂奪防禦使久之復防禦使遷客省使知懷州坐與鄰守會境上降曹州鈐轄改祕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爲徐州總管卒年六十三亢輕財好施不拘小節宴犒過侈雖市易猶不能給然軍政嚴整所至有風力蕃漢多圖其像而祀之仁宗念其功特贈遂州觀察使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以放蔭爲將作監主簿嘗知武功澠池縣通判鳳州王蒙正爲守蒙正章獻后姻家也所爲不法嘗私

於世衡世衡不從乃誘王知謙者使訟世衡而陰爲之助世衡坐流竇州初知謙犯法當徒亡命會赦知謙乃出世衡曰汝欲倚赦我豈無赦邪即論如法知謙既爲蒙正所誘世衡遂坐責久之徙汝州監徐州酒遷太子中舍簽判鄜州建築青澗城以謂其左可致河東粟其右可捍延安其北可圖銀夏換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又募商賈貸以緡錢使通貨賄青澗初無水穿井百五十尺至石乃曰能屑石一畚者酬百錢居數日及泉民甚頼之爲鄜延路兵馬都監遷洛苑使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崛彊未嘗出見郡官聞世衡至郡郊迎詰朝往勞其族晨興雪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可失期邪比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此公乃不我疑邪率其族拜馬前因請內屬凡邊民有過則校之射四發二中者釋其罪兩辭疑而不

決者亦因射中否而與決之境內之民因多善射者臨邊數年積穀通貨撫養士卒得其死力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閒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山之間有古細腰城范仲淹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援路以絶因而服從城既成而世衡卒年六十一世衡所至有恩信閒出奇以濟幾事其在青澗也嘗遣王嵩入賊境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眞可也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可使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與之白於帥府授以三班借職時元昊使其妻之兄

弟甯令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齎書遺以棗及畫龜欲其早歸以離閒之旺榮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种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慶嵩別有書索之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旺榮乃封其信上元昊鎖嵩囚於地牢一日召入一官寺聽事廣楹皆垂斑竹箔綠衣小童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詰責嵩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遺旺榮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箔中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入命嵩就館元昊於是始疑旺榮乃釋嵩因而使旺榮遺邊將書送嵩還嵩既還而旺榮已報死矣世衡知謀將行因欲并閒剛浪凌又欲致祭境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旺榮與剛浪凌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爇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泯虜人

得之以獻元昊剛浪凌無以自明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始悟爲世衡所賣遂稱臣世衡又嘗以非罪怒一蕃落將杖其背屬爲之請莫能得其人杖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洞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爲閒也羌酋有蘇慕恩者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恩飮出侍姬以佐之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隙中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及卒羌酋臨者數日靑澗及環人圖其像而祀之世衡八子詁諤誼知名孫師道師中自有傳

詁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父世衡欲乞廕補官詁辭以推諸弟杜門讀書時稱小隱君世衡卒詁上其父反閒羌酋之功朝廷贈世衡成州團練使以詁爲天興尉神宗卽位以太子中

允簽書慶州判官以近臣薦易西京左藏庫副使涇原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詁禦之遂城熙寧砦於鎮戎之北又破羌人於折薑會以功遷左藏庫副使爲兵馬鈐轄元豐中王師西伐詁知鎮戎軍熙河旋師兵十萬道境上須芻糧僚佐以他路爲言詁曰王師也遽命餉之以西上閤門使知鄜州告老提舉上清太平宮卒年七十詁爲人明達樂善宗族稱孝弟諤取綏州以擅興兵繫獄詁乞納官贖罪世衡嘗以汝陽田二十頃遺其友人張問問既顯達復歸其田詁固辭不受士論美之問元祐中爲給事中

諤字子正以父世衡蔭補三班奉職易文資稍遷國子博士以名將子材智可任改左藏庫副使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銀夏監軍司牙吏史屈子託言嵬名山來報內附諤卽上聞不俟報募可使者閒道通蠟書於嵬名山與屈子定計領所部期日會于銀州諤

起所部蕃漢兵會于懷遠砦移折繼世赴銀夏應接長驅入綏州夜度大理水駐師離思曲厥明屈子及諸酋長脅嵬名山開門迎納折繼世亦領兵會于師招納酋長三百戸萬五千口四萬五千勝兵萬孳畜十二萬五千遂築綏州城言者交論諤擅興生事下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命韓琦廢綏州琦請因而留之乃以爲綏德城韓絳宣撫陝西召諤與計事除鄜延路都監知青澗城遷皇城副使爲鈐轄折繼世首議修囉兀城絳命諤節制麟府委以便宜招納築囉兀二十九日而成分兵守之諤還軍綏德夏人急攻囉兀會慶州軍叛詔罷西師棄囉兀城諤責汝州團練副使安置潭州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閱三歲韓絳訟諤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洮岷諤以輕兵襲擊于鐵城加引進副使李憲措置熙河邊事分兵爲七軍諤將左軍自岷

州出塞收洮州遷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移知涇州徙鄜延路副
都總管諤上言秉常爲其母梁氏所囚兵事尚神可急因本路九
將兵裹糧擣其巢穴諤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請持
臂而來耳神宗壯之乃以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
諤節制軍次綏德城遣諸將出塞朝廷罪諤輕出命還師延安令
聽王中正節制夏人聚兵于夏州諤自綏德城出塞至米脂城夏
人堅守三日未下賊以八萬衆來援諤大敗之捷書聞神宗大喜
遣使撫諭曰昨以卿急於滅賊恐或妄進爲一方憂欲俾王中正
節制進止今乃能功先諸路朕甚嘉之自今可不受中正節制諤
以千人守米脂進銀石夏州盡橫山之地不見虜會詔班師乃還
遷鳳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言賊巢雖未覆滅若據
有橫山則興靈將無所恃以爲食河南之地可不戰自屈遣子朴

上其策會朝廷復欲進城橫山遣徐禧李舜舉至鄜延計議邊事
諤入對言曰橫山亘袤千里沃壤寶稼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
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爲生其城壘皆據險隘足以守禦興功當自
銀州始其次遷宥州於烏延又其次修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
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修鹽州以據兩地之利如此則橫山壃兵
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又
其次修折薑會以盡橫山之地會禧先至延州奏乞趣諤還諤在
道禧已與沈括定議進城山界多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居守延
州言者論諤前者進兵出塞不由西路保安直趣興靈而迂路出
綏德老師費糧降文州刺史始諤本意身任統帥謂成功在已而
爲禧括所外既而賊圍永樂諤以守延爲名據城觀望永樂遂陷
神宗就除諤知延州卒年五十七諤殘忍好殺士卒有犯者立而

夓之虜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自熙寧初諤首興邊事再討西夏皆諤始謀卒致永樂之敗云子朴爲將亦有聲以功遷至皇城使知洮州蕃賊叛朴提援兵素隊以往賊出不意血戰良久賊益兵朴戰沒

誼字壽翁倜儻有氣節少力學舉進士於六經百氏畧通其意熙寧初兄詁召對因問其世家以誼爲三班奉職從高遵裕收復洮岷疊宕遷左班殿直山後羌叛誼率兵討平之遷内殿崇班久之爲熙河路第七部將諸道進兵討靈武以誼副左軍師還遷西京左藏庫副使明年奉使青唐青唐遣鬼章候誼境上鬼章取道回遠欲以地廣夸使者誼習知山川因語之曰爾跳梁涔蹄間謂我不知爾國遠近邪命趣便道鬼章慚怒以兵脅之誼辭色不動卒從便道與俱使還爲熙河路兵馬都監元祐初知岷州鬼章青宜結久爲熙河邊患遂合從爲寇誼破之俘鬼章青宜結以獻遷西上閤門使徙知鄜州夏人將犯延安帥趙卨以誼統制諸將賊聞誼至皆潰鄜延人謂得誼勝彊兵二十萬爲熙河蘭岷路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堡鄣不相接質孤麻子川田美宜稼皆棄不耕誼請城納迷堡李諾大柳平結珠龍扼其要害募民耕植以省饋運於是城李諾平凡二十四日而成賜名定遠遷東上閤門使明年進保州團練使紹聖初再知蘭州卒年五十五誼蒞軍嚴肅令一下雖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可勝不出出輒取勝爲政務先去惡雖戎馬閧所至興學禮儒士所得任子恩先及其兄弟之子云

臣偁曰用兵非戰勝克復之難而養民勞來安集之難譬之疾病之人以藥石攻病人人能之至於節起居飲食愛護元氣使根本

牢固精神強明則類多不能故用兵如用藥養民如養元氣世衡
繼世爲將號有智識所謂能以藥而攻病者至於愛護元氣以圖
養民之方豈能盡知之哉

劉滬字子濬保州保塞人也父文質連州刺史文質十六子渙滬
有聞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明
肅皇后同聽政渙謂天子年加長乃慨然上書請太后還政章獻
震怒議黥面配白州呂夷簡薛奎力救之得免章獻崩擢渙爲右
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閤請對坐贖金以累出爲
通判磁州徙知遼州元昊入寇渙誓以死捍邊加直史館元昊納
款以功遷陝西轉運使積官至工部郎中知滄州換吉州刺史知
保州徙登州遷單州團練使知冀州爲秦鳳路總管擊羌有功遷
憲州防禦使累加鎭寧軍留後知澶州以工部尚書致仕渙有才
氣遇事敢爲銳於進取及致仕久頗恨悔卒年八十一滬頗知書
傳深沉寡言有智畧少以父任爲三班奉職稍遷右侍禁韓琦范
仲淹薦其材武擢閤門祇候嘗爲苑亭砦監押權靖邊砦破穆寧
生氐西南去畧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有水銀
銅之利環城族帳多聚漢民之逋逃者自曹瑋在秦州時嘗經營
久之不能得滬密使説其城主鐸廝那令內附會四路招討使鄭
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戎落尊屬來獻結公水洛露羅甘地乞
冠帶爲屬戶戩許之因令滬以兵往受地旣而氐情中變滬深入
無援獨以千人擊潰氐兵數萬其酋請服因盡驅隷麾下通秦渭
路遷內殿崇班戩以牙兵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助築涇原帥尹洙
檄令罷役不從益增校趣役召之屢亦不至洙令狄青械滬及士
康付獄戩雖已罷四路而論奏不已朝廷遣使往視之乃復以滬

訖役而任以城事既成猶坐違師臣命降一官頃之又以爲鎭戎軍西路巡檢復內殿崇班首發竊卒水洛居人留葬而立廟城隅歲時祀之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一終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二

列傳四十五

王德用字元輔超之子也超有傳始超爲懷州防禦使補德用爲牙內都指揮使超率兵六萬伐李繼遷出綏夏德用時年十七從爲先鋒破賊于鐵門關進師烏白池他將失道超不進德用以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遂却乃領衆要其歸路距夏州五十里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援繼遷引避之以功授內殿崇班德用以將家子宿衞眞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仁宗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冀州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德用曰補吏軍政也吏敢挾詔書以干吾軍執不與章獻固欲與之德用固不與章獻崩有司請衞士

坐甲者德用以爲故事無有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明道二年拜簽書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宣徽南院使寶元二年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初翰林學士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者既而御史中丞孔道輔又以紳之言劾奏之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德用疏言宅枕乾岡陛下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既貶黜士皆爲之懼德用擧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德用曰此害公者也德用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甚愧復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境上乃拜德用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臣劉六符來聘德用迓之六符曰此歲大熟非仁政所及邪德用曰明天子在上豐年乃其常爾時契丹來求關南

故地詔德用會議二府德用入奏言臣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兵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仁宗不許德用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卒如其言復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徙判定州又徙陳孟二州召還復判相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徙鄭州封祁國公還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改鎭集慶封冀國公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皇祐六年拜樞密使徙封魯是時仁宗以富弼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一矢五十嘉祐元年復請老爲景靈宮使徙鎭忠武卒年七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曰武恭德用善射軍政明而士心附所至有威名居家約易不事娛燕祿賜多周施諸族云

夏守贇字子美并州楡次人也父遇以軍校死王事守贇幼孤眞宗在襄邸憐之及卽位授右侍禁遷供奉官眞宗幸大名康保裔與賊戰沒其部下畏誅誣其降賊令守贇往察之乃變服入軍中得其實盖保裔送客卒與虜遇援兵不至而死眞宗因恤其家守贇事眞宗官至保信軍留後仁宗卽位歷步軍馬軍殿前都指揮使拜建武軍節度使歷鎭鎭東保大定國鎭海召拜同知樞密院事劉平石元孫敗内侍黃德和誣告平等降賊守贇力辨其枉引康保裔事以爲質既而德和果以辨詐服罪未幾自請討賊遂换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守贇性怯寡謀士卒不附乃駐軍河中又屯鄜州朝廷以其子隨爲招討副使而以守贇知樞密院事隨道卒守贇丐罷除天平軍節度使判澶州以疾從相州明年判瀛州卒年六十六贈太尉謚曰忠僖子隨

隨字君正始以父任補殿直累遷邠州團練使進秦州防禦使元昊反爲鄜延路總管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隨獨曰此行閒爾乃召與飲厚撫而遣之士彬感泣而去守贇位右府除耀州觀察使知亳州又知河中府爲陝西沿邊招討副使時隨已病或勸須疾愈乃行隨曰邊事方急而可以疾辭乎次陝州而卒年四十三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莊恪

郭承祐開封人也娶華王元偁女授供奉官稍遷至衛州防禦使知澶州入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眞定府定州等路副都總管諫官歐陽修余靖言其非才改知相州明年爲相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出爲澶州都總管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除宣徽南院使出判應天府徙亳州諫官御史劾奏承祐在應天擅

留上供米及擬翰林所用器出入狂僭落宣徽使徙知許州轉運使蘇舜元薦其有將帥材其政知龔黃仁宗謂大臣曰承祐庸人而外臺薦之如此何所取信哉改知鄭州未行卒年五十九贈太尉謚曰密承祐性驕侈狡獪所至多興作爲煩擾又好言事指切人過失時謂之武諫官云

許懷德開封祥符人也其父均仕至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遷殿前副指揮使寶元初陝西用兵懷德爲鄜延路副總管賊以三萬騎圍永平砦懷德止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已而賊有出陳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弓射之應弦而斃未幾賊攻延州懷德領兵閒道出其不意左右奮擊賊遂解去遷鳳州團練使以賊破塞門砦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武信軍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拜寧遠軍

節度使坐冒認從妹別產出知亳州徙徐州復爲殿前都指揮使歷鎮保寧建雄懷德宿衛十四年數以老乞身復自言臣年至矣不爾爲御史所彈不得善罷仁宗不許懷德雖老習軍旅之事然戰功所可見者一二特以遭時承平故安坐以保寵祿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再表辭懷德既加恩又移鎮共爲表謝翰林學士歐陽修以爲慢朝廷詔以修章示懷德懷德雖悚息謝罪而終不復進表仁宗亦不加責也卒年八十四贈侍中謚曰榮毅

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也家世爲農青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號鐵羅漢者鬭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青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青青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青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人咸異之初爲騎馬小底後隸

拱聖軍選爲散直元昊叛擇衛士徙邊以青爲延州指使青勇於臨敵嘗爲先鋒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嘗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嚨咩歳毛奴尚羅等族燔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以功遷至泰州刺史涇原路總管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畧會虜寇平原仁宗命圖形以進及元昊稱臣西鄙休兵入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歷步軍殿前都虞候宥州防禦使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拜彰德軍節度使知延州皇祐四年擢樞密副使廣源州蠻儂智高反智高蠻商之子其母阿儂左江武勒之族轉至交趾適儻猶州知州儂全福無子全福爲交趾所虜阿儂改適蠻商生智高長遂殺其父阿儂又爲特磨道儂夏卿之妻智高聚兵入寇初陷邕州遂僭稱南天國號仁惠

皇帝稱其母阿儂爲皇太后建元啓歴阿儂凶悍有謀嗜小兒肉閒以具庖食智高用其計遂自邕攻横貴龔封藤梧端康州所至驅劫軍民衆至數萬乃進圍廣州朝廷以孫沔余靖爲安撫使久未奏功仁宗以南方爲憂青慨然請行且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兵數百益以禁卒當羈賊首至闕下仁宗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南北經制廣南盜賊事青至合沔靖之兵自桂林次賓州召廣西鈐轄陳曙按其遇賊不戰之罪并殿直袁用等三十一人悉誅之軍士震恐遂下令止具十日糧明日絶崑崙關出歸仁鋪先布陳成列而賊以覘者之誤來獨後遂失險乃悉衆逆戰前鋒孫節戰死山下而賊勢方鋭青躬執白旗麾騎兵出其不意賊衆大潰斬首二千二百級獲僞官五十七人智高夜縱火焚城而遁詰朝青入按城中獲金帛鉅萬牛馬數

千築京觀城之北隅招復俘脅者七千二百使還其家初所獲有衣纉金龍者衆謂爲智高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吾寧失智高朝廷不可誣也智高既遁奔大理國其母阿儂潛歸特磨道依其夫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復將入寇有石鑑者世居邕州諜知其動息遣峒丁入特磨道掩襲擒阿儂及智高一弟二子並檻送京師阿儂年六十朝廷始欲存之以俟智高之降及智高已爲大理國所殺故悉封戮都市青還朝復爲樞密副使遂拜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言者謂青家數有光怪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未幾而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曰武襄青爲人恭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正部伍明功罪雖敵在前士卒無敢後先者故所向有功韓琦范仲淹特器遇之又與尹洙善嘗從洙議兵洙以謂有古良將才後洙以貶死青懐知已常周恤其家熙

寧元年神宗思青勳烈自爲文遣使祭之

臣偁曰爲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夫智與威係乎將之所能而權者出乎君之所任有所能之威智而無所任之權則智不足以使人而威不足以服衆又何足以任天下之事者哉蓋有智矣必俟乎權可以施其智有威矣亦必俟乎權可以奮其威觀狄青之討智高也可謂能施其智而奮其威以取勝於當世者矣然青之所以能若是者由仁宗專任而責成之也是得君之權者也使不得君之權以便其事則安可以有功烏虖爲將而具三者則可以爲名將矣

張孜開封人也初名茂實字濟叔避英宗藩邸名改焉父景以宦者事眞宗孜以父任爲三班奉職仁宗爲皇太子以孜給事春坊轉殿直仁宗即位爲閤門祇候累遷供備庫副使領恩州團練使

眞定路鈐轄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孜議孜言此乃界河策先鋒者緩急以爲先登不可絶其常賜朝廷亦以爲然昷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銀鞵錢而軍人皆怨殺官吏據城以反慶歴中復知貝州契丹渝平朝廷以富弼使北而孜副之卒復舊好而還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總管自兵興河東用鐵錢盜鑄者其法弊壞乃更三當一軍中所用不足相率叩府閉門不納幾亂矣孜獨策馬從數卒往喩之皆散去遷濟州防禦使又遷桂州觀察使爲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遷昭信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召還或叩孜馬首爲不順語執以聞事下有司叩馬者實病心事旣明猶以言者故罷兵柄除寧遠軍節度使出知潞州移知陳州復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從鎭集慶又坐販

易公使而所使卒殺人罷知曹州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勤惠

郭逵字仲通本邢州人也父斌徙家于雒逵少以父任爲殿侍隷范仲淹麾下善騎射倜儻有氣節遷右侍禁爲眞定府監押保州雲翼軍亂擁兵馬都監韋貴據城叛兵馬監押侍其臻爲賊所留李昭亮討之不能下因遣逵逵故與臻同事仲淹徑至城下取紫佩囊示之臻曰是非昔事范公物邪臻與貴即再拜曰願君登城相見逵登城徑入開諭禍福既而臻貴悔欲害逵衆蔽之得免臻貴自到衆遂降以功遷閤門祇候知鎭武軍秦鳳路通古渭州逵受詔赴援三戰三勝遂拔其城副吳奎使契丹會虜主受尊號逵與奎入覲使還黜爲汾州都監五谿蠻彭仕義叛以逵知澧州大破仕義于桃花州遷禮賓使知邵州武岡蠻反逵討平之知廣信軍遷六宅使累遷容州觀察使仁宗山陵以逵掌宿衞遷殿前都

取鄜州當作取綏州

虞候出爲涇原路副都總管遂拜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以僉書出爲陝西宣撫使神宗卽位遷靜難軍留後除宣徽南院使判鄜州至鄜七日徙師延州時种諤誘夏國首領嵬名山降遂取鄜州朝廷以諤擅興生事欲棄之逵謂棄綏州則示弱於夷狄矣諒祚死夏人來請綏州逵言不可許未幾夏人以重兵寇邊逵使人諭之卽遁去改雄武軍留後夏人襲慶州逵遣將破之于金湯韓絳宣撫陝西用种諤言將取橫山逵曰諤狂生也朝廷以家世用之過矣他日敗國事必此人也於是與絳議不叶絳奏逵沮軍召還朝慶州兵亂關中騷然乃命逵知永興軍至則徹守備而人情乃安徙知秦州王韶開熙河逵案其不法遂徙知渭州朝廷遣蔡確鞫之謂逵誣罔落宣徽使知潞州未幾知太原府復宣徽使交趾李乾德陷邕廉州詔逵討之神宗問所以平交趾者逵曰兵難豫度願馳至邕管上方畧遂復邕州師進次富良江又破之獲賊將洪眞太子者於是乾德降而逵以重兵壓富良江與交人止一水之隔逵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涼安置復左屯衛大將軍致仕起知潞州未幾復廣州觀察使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贈雄武軍節度使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二終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三

列傳四十六

丁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也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父逢吉爲光祿寺丞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爲大理評事通判通州除直集賢院同判太常禮院上書請博延儒臣勸講道誼增置諫官切劘治體墾闢荒棄安集流庸以爲殿最章獻后善之舊制監司及藩鎮辭見皆賜對仁宗初卽位止令附奏度言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又作王鳳論諷章獻以檢外戚歷知湖州爲京西轉運使太史上言永昌陵有白氣當徙陵以厭之度奏陵寢大事也不可輕議乃止除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學士初劉平石元孫戰沒仁宗問禦邊計度奏曰中國宜以智勝難以力克今當謹亭障遠斥堠控扼

要害因上備邊十策遷承旨時西事未寧知樞密院宋綬私忌不給假度謂大臣給假宜如故且無使外夷窺朝廷淺深仁宗從之爲羣牧使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天下無事遂廢八監陝西河東歳市馬二萬二百尤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數年所市馬比常歳特三之一請下令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處有能蓄一戰馬者與免二丁仍不升戸等以備緩急如此則國馬蕃矣久之遷端明殿學士仁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宗曰度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豈有是哉因除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明年改參知政事居頃之衛士爲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使夏竦於上前請使御史與宦官同於禁中鞫之不可滋蔓令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請付外臺窮治黨與爭於上前仁宗從諫言度遂求解政事罷爲紫宸殿學士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稱改觀文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四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度性資純直不事威儀左右無姬侍喜論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爲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蓍龜也仁宗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在政府一日召諸子謂曰王旦爲宰相十二年卒之日其子猶未官自今吾不復有請矣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二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吳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也爲人明敏勁果強學博卞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又知襄城縣宗室多葬襄城以中貴人典護民患其擾育請所須皆從官給非特省費民甚便之

治當作始

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除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加太常禮院育言禮文殘缺願詔諸儒裁定乃詔修禮書故事尚書省集議在朝則先職入省則先官官卑而職高者常託事不至景祐中遂罷兩制淸望有議而不集非所謂求至當者也乃請使異席不相壓則適中矣衆議是之爲三司判官知諫院趙元昊反慢書治聞朝廷爲之忿然張士遜爲相卽議絶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爲憂元昊旣稱帝還所授旌節議者皆謂宜發兵逐之育獨曰元昊雖名藩臣而乃夷狄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度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敢妄動然後陰敕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爲深害矣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育言爲不然其後師久無功元昊亦歸過自新仁宗爲除其罪卒以爲夏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育言而虛弊中國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遷起居舍人爲翰林學士久之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數月除參知政事章懿皇后升祔眞宗廟言者請覃恩育力諫止之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言盜不足慮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甚尊愛之臣以爲憂仁宗欲徙二人者育曰盜誠無足畏小人乘間以撼大臣此可慮也議遂寢育在政府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育論卞不已旣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乃復爲樞密副使明年竟罷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育嚴保伍之法以檢制盜賊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又徙陝州永興軍以父喪免服除且將召之

育辭以疾遂知汝州又辭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分
臺舊不領民事育在西京河陽之民以張堯佐裁決稽積多詣育
育判於紙尾堯佐畏恐即奉行疾少愈復知陜州加拜資政殿大
學士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夏人既納款而並
邊種落數侵爲患龎籍守并州欲築堡備之育因謂約不先定而
亟城則爭而受患者麟府也乃移文河東又與籍書及疏於朝不
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太原將佐皆以罪去以疾求
解邊事乃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卒
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有集五十卷弟充
充字沖卿舉進士嘗爲國子監直講兼吳王宮教授他官與宗室
狎習無誨導之誼充獨以嚴見憚爲宗室六箴以獻一曰視二曰
聽三曰好四曰學五曰進德六曰崇儉仁宗命分寫遍賜皇族英

宗書之坐右授集賢校理權判吏部南曹歐陽修判流內銓胡宿
之子宗堯改官有言其私者乃出修知同州充上疏言修以忠直
結陛下之知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充亦改知
太常禮院張貴妃崩大臣意欲隆其禮王洙判太常寺禮院吏以
印紙行文書而僚屬不知充即移開封治吏罪府不受充持之不
置會溫成神主祔新廟以楊察攝太尉充獻官趙抃與充監禮仁
宗又遣內臣臨視祭事內出圭瓚以灌鬯充言於察曰禮親享太
廟則用圭瓚若有司攝事則用璋瓚今使有司祭溫成廟而用圭
瓚是薄於太廟而厚於姬妾也請奏易之察有難色曰日色暮矣
明日行事言之何益而內臣視祭者已聞之密以聞即改用璋瓚
明日御史劾開封觀望不治吏罪執政疑充諷之出知高郵軍召
還爲開封府推官三司戶部判官知陜州移京西淮南河東三路

轉運使召入爲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同知諫院熙寧初爲龍圖閣直學士三年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木征逃竄充建議請委韶招誘木征授以官爵令自守岷洮領部族長爲外臣不必留屯絶塞列置郡縣屈力費財居位五年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逾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言王安石政事非是充爲相務以安靜不遣使不滋長法令陰欲變更新法之不便者乞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於是王珪忌之于時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之初相州嘗勘劫盜爲堂後吏所駁有陳安民者僉判相州懼得罪詣京師歴抵親識求救詔御史臺劾吏請屬命確雜治確捕充親戚官屬繫考鉤致充語神宗獨明其無他充數爲同列所危然素多病至是疾益侵慈聖崩不能入臨力辭位不許明年除

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諡曰正憲充神采秀徹詞氣温厚内行修飭事兄甚謹將終戒妻子無以私事干朝廷神宗對輔臣每歎其孤立云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倅官皆至員外郎始張懷素以妖術妄說災福見儲以爲福當以姚與須賴懷素之力可以王關中儲信之大觀元年因星變謀與倅起事爲人所告懷素儲倅並誅死

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也舉進士爲廣濟軍判官從薛奎辟爲秦州節度判官奎徙益州又辟知錄事參軍程琳代奎奏爲僉書節度判官通判壽州奎又稱鎬有廊廟材遂除開封府推官權京東益州路轉運使歳歉民無積蓄盜賊閒發鎬爲平其物價募民爲兵人賴以安坐失按察降知同州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

使虜破金明砦既去議修復其城帥臣擁兵不卽進而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又嘗閱同州廂軍得材武者三百人教以彊弩奏爲淸邊軍最驍勇其後陝西河東悉置此軍遷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淮發運使未行擢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進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反于貝州以鎬爲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以鎬副之貝州平以功遷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進三司使彥博相以鎬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六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烈鎬端重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臨事不苟旣卒人多傷之

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也十歲喪父寓家衛州因居焉舉進士授彰德軍節度推官知咸陽金堂商河三縣商河多圭田舊令或假民工種以治之若訥獨棄而不耕人以爲淸入爲監察御史

裏行再遷知諫院時范仲淹知開封府與宰相呂夷簡爭論于上前貶知饒州余靖尹洙相繼被黜歐陽修移書責若訥爲諫官阿附宰相而不言若訥忿而繳奏其書且言自仲淹貶職之後臣不敢妄有營救歐陽修移書詆臣謂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朝列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至謂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相忤意逐賢人臣謂賢人者國家所以爲治也若陛下忤意逐之臣當諫諍臣愚以謂仲淹以狂言取譴豈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誠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也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於惑衆修亦謫夷陵令而若訥遂爲士君子所恥至謂爲不肖加直史館爲侍御史知雜事若訥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才數刻豈能盡萬機之事宜賜從容如唐延英故事仁宗然之擢天章閣待制遷龍

圖閣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明年春大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而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使公議非之王則反於貝州議者多欲捕降獨若訥言河朔重兵所聚今釋不討且啓亂議乃定改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樞密使皇祐五年罷爲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判都省卒年五十九贈右僕射謚曰文莊若訥苦學善記於申韓管子之書尤其所好亦習醫書雖國醫無以過也然拘古方治疾多不效皇祐閒累詔參定尺以制鍾律論久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隨書定審天下之尺十五鍾上之有集二十卷

臣偁曰烏虖士之舉措云爲不可以不審也觀若訥爲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辨仲淹之無罪而繳進修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躐取政柄遂爲淸議所薄方仁宗之世求賢如不及若訥既有位於朝榮名厚祿何患不得而乃敗名撓節以僥幸一時士而至此不足以言士矣使若訥礪砥廉隅不叛名節未必無可取云

東都事畧卷第六十三終

日本政府圖書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